

发现  世界
Re-Discovery

插图珍藏本

390 幅世界绘画杰作 95 尊传世雕刻
103 座世界经典建筑

解读

人类的艺术

下

[美] 亨德里克·房龙 / 著 李龙机 /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的艺术 / (美) 房龙著; 李龙机译.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1

ISBN 7-5613-3164-9

I. 人… II. ①房…②李… III. 艺术史—世界

IV. J1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7968 号

图书代号 SK4N1136



发现世界丛书

特约图文整理 / 朱雅丽 甘泉 霍苍龙

装帧设计 / 宋丹

人类的艺术

[美] 亨德里克·房龙 / 著

李龙机 / 译

责任编辑 / 周宏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北京世艺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37 印张

字数 / 560 千字

书号 / ISBN 7-5613-3164-9/J · 60

定价 / 98.00 元 (上、下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插图珍藏本

390 幅世界绘画杰作

95 尊传世雕刻

103 座世界经典建筑

解读

人类的艺术。下

[美] 亨德里克·房龙 / 著

李龙机 /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二十九章 新大陆

这片新发现的大陆虽然没有为艺术百花园增添新色彩，然而它提供的财富，造就了一个艺术赞助人的新阶层，影响了一代人的审美情趣，也加速了中世纪的消亡

1493年春，世界航海史上的大探险家——哥伦布，从印度群岛返回了欧洲。这个极富名望的热那亚共和国公民是一个典型的探险家。他是一个传奇般的人物，身上有着几分神秘色彩，还有着勇于开拓的精神。

这一次，富于探险家气质的他又以不可思议的冒险精神，进入西班牙皇宫说服女王，推销他酝酿已久的发财措施。国库亏损的西班牙王室被他的梦想所打动，想借助海上的新航道来弥补国库的亏空，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西班牙王室给予了哥伦布最大程度的支持。

之后，这位幸运的航海家便扬帆远游，去了一个从不为人所知的地方。

当哥伦布从巴哈马回来的时候，他还一点都不知道，他已经闯入了一个人们还没有想到的新大陆。而且这也是当时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可是，这是真的，他们带回了土著人，同东方的中国人、印度人、日本人都不同。因为对于东亚那些民族，欧洲人从马可·波罗和中世纪其他的一些旅行家的书籍中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印象和认识，可是这一次带回来的土著人，却是熟读“马可·波罗”的人们所未曾见过的。许多年以来，欧洲人都对那些岛屿是不是属于亚洲而满腹疑团，后来，他们也不得不认可这一切应该与亚洲无关。于是，欧洲人放弃了向西去寻找日本岛以及岛上煮人肉的锅^①。而哥伦布和他们的同伴们也一直没有明白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甚至到死的时候，他还没有了解到这一情况的真相，那就是在欧洲的西边还有一个新大陆存在。这不得不说是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然而30年之后，形势大不一样了。这时的美洲已经不设防地摆在欧洲人面前了。随着科尔戴斯征服墨西哥之后，墨西哥遍地是黄金的传说一下便被传开了。欧洲人对黄金一点也不陌生，每每听到这个敏感的词都会变得十分狂热。



又过了10年，皮萨罗这个无耻卑劣的征服者，洗劫了秘鲁。这对欧洲人来说又是一个好消息，于是欧洲再度血脉贲张，极度兴奋。无数穷凶极恶的人扬帆过海，前往美洲去寻求财富，准确地说是去打劫。他们到了美洲又偷又抢，把口袋塞得满满的，几乎拿走了所有贵重的东西，恨不得连地皮都刮走一层，然后他们从哪来又回哪去。就这样，美洲一直被反复洗劫，而对面那些土著人，欧洲人只把他们当成了两条腿的野生动物。又过了好几百年，欧洲人才发现这一群身上画满了花纹的野蛮

哥伦布在船舱中的肖像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不仅影响了当时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促进了欧洲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变革。一个新兴的阶层——富足的商人阶层出现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开始走向末路。

人，竟然是一批手艺高超的文明部族，那些巍峨壮丽的建筑，可谓是巧夺天工，而这些艺术杰作都出自于美洲的土著人之手。相比之下，欧洲人所掠夺的黄金白银，其价值便显得微不足道了。

另外，美洲土著用苇子所编的东西，比如筐子、篮子等，以及他们所制的陶器，都很有一点艺术的味道，并不比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的产品逊色。不过可惜的是，那里的气候十分潮湿，放在户外的东西没多久就会发霉腐烂，而且北美的冰河期虽然比欧洲长，可是人迹罕至，所以美洲的那些精美的产品很少能留传下来。

除了当时气候的影响之外，美洲艺术的发展还受到其它一些因素的阻碍，那就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特点。中南美洲的印第安人是游牧民族，他们四处漂泊，随遇而安。而且他们没有马，也没有骆驼，更没发明出车轮之类的交通工具。他们能够运输的物品少得可怜，也就是妇女们能够背负的一点东西，男人们却不愿去背负那些生活用品。在那里，男人们是武士，武士就得有武士的形象，怎么可以背着一个大包袱到处走呢？对他们来说，作战的武器和捕鱼的渔具是最为紧要的东西，其余的那些坛坛罐罐都是累赘。现在，我们已经很难再看到哥伦布以前的史前印第安人的文物了。

在美洲，有芦苇和的地方就有篮子和陶器。在这片遍布芦苇和陶土的大陆上，印第安人因而完全不看重这两样东西，他们在迁移时毫不珍惜地把这些东西弃在原来的营地上，然后迁到一个新地方之后再做新的，反正也不缺材料。所以，我们很难从那些新制作出来的筐子、篮子和陶器上看到了阿尔昆人[®]和莫霍克人[®]以及其他印第安人小部落的古代历史。而这些人 在美洲大陆已经生活了足足有两万年之久。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中美洲印第安人的艺术作品，只有那些古老神秘的建筑物。不过，就算这些为数不多的建筑物，也足以向我们展示它们无懈可击的建筑技艺。这些建筑物建



黄金护具

欧亚哈克地方博物馆藏

在欧洲人进入美洲大陆之前，美洲大陆上还没有一个部落使用过铁器，但黄金的冶炼与加工工艺却十分发达。这是米特施加人制作的黄金护胸具。



酋长房屋模型

北美印第安人海达部落，19世纪，纽约美国自然博物馆藏

许多美洲印第安部落都很好地保留了传统，因此，在遭到西方文明的野蛮入侵的严重破坏后，我们依然有机会欣赏到这样精美的工艺作品。这是制作于19世纪的模型，是一座酋长的房屋，前面三根是图腾柱，强烈的印第安文化特征使它独具神韵。



壁龛金字塔

这是位于耶鲁大宾的玛雅人壁龛金字塔，高16米，六层神殿基坛，共奉有365座壁龛。

造精良，就连热带植物（这可以说是自然界中最具破坏力的东西）也对它们无可奈何。这些建筑是当前惟一美洲古代历史的见证与纪念。

这些宏大的建筑之所以为数不多，也和美洲的气候有关。因此，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些古代美洲建筑大多数都存在于气候条件与土质条件较好的地区，那儿适合人们长期居住，不必为生计而四处流浪，颠沛流离，到处狩猎。这些地区的生活情况与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地中海地区的生活情况极为类似。而且它们的纬度也很相近。在古代，人类社会的特征是强者征服弱者。美洲的游牧民族也不例外，那里的争端时有发生，强者战胜了弱者，然后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征服者拥有着土地，成为贵族，而被征服的人被迫下地劳动，他们都靠土地为生。我们知道，虽然踏上美洲大陆的西班牙人没有看见当地土著人帝国的终结，但可以客观地推断，墨西哥和秘鲁境内的那些史前留下的神庙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并且是有组织地动员了大量的民众完成的国家行为，否则像那样精心设计、气势恢宏的巨型建筑是不可能耸立起来的。

墨西哥神庙修建的年代，至今对我们来说都还是一个不解之谜。我们只知道，神庙建造的年代距今并不是十分遥远。在公元6世纪法兰克人建立王国之前，玛雅人还没有占领尤卡坦半岛。墨西哥的阿非克人可能与诺曼底的征服者威廉一世处于同一个时代。13世纪，圣方济各在意大利建立另一种形式的帝国之时，远在美国的印加人（也称为太阳族人）在安第斯山也建立起他们自己强大的帝国。

在美洲犯下罪行那个野蛮而无耻的皮萨罗，除了性格卑劣之外，同时也没什么文化。这个曾经当过猪倌的人，自然对于考古不会有浓厚的兴趣。他的追随者们大肆吹嘘他们灭亡的帝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千年古国”，他们这样的言论无非是恬不知耻地往自己脸上贴金，似乎他们完成了一次壮举一样。他们如果真的想了解实情，就应该去翻一翻玛雅人的历法。当然，也许那帮人一辈子都不会去翻阅什么历法，他们关心的只有黄金。不过，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则会发现，那些玛雅僧侣对年代的划分比我们承袭的罗马历法要精准得多。

可是很不幸，不少传教士比起西班牙征服者，并没有体现出多少优点，他们步其后尘，匆匆忙忙地奔赴新大陆。他们想要拯救灵魂的急切心情一点也不亚于征服者对黄金的渴望。这些热情高昂的传教士为了使新世界的异教徒们能够早日从邪恶的阴影之中走出来，并回到基督的怀抱之中，他们仔细收集文字资料、绘画作品以及一切体现当地文化的东西，然后伴随着赞美上帝的歌声，把这些异教的文明结晶一古脑儿地丢到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本来这些珍贵的手稿如果留传于世，可以说又是后人的一笔财富，可以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世界历史上这一重要的组成部分。可是就因为这些

传教士的野蛮行为，让一切都付之一炬，仿佛美洲的历史就这样在我们的面前灰飞烟灭，而我们现在只能解读他们的象形字。对这一部分的早期历史，我们的后人也不会比我们知道得更多，因为他们可能也得不到任何新的信息了。这些狂热的传教士在美洲的行动干净彻底，幸免下来的玛雅文稿少得可怜。

对于古玛雅人和古墨西哥人的了解，我们只能通过他们遗留下来的建筑进行研究。他们不会像罗马人一样盖穹顶的房屋，他们的建筑很奇特，大体的方式是把石头一级接一级地向上垒起来，这就是建筑物的墙体，再在垒好的墙体上盖上巨大的房顶，通常是大块板石之类的东西。为了抵住房顶向外的压力，所以他们特意把墙体修得非常厚实，而且有时也采用斜坡式的墙壁，使墙体极为牢固。他们的这种建筑方式避免了罗马式教堂修建时所遇到的难题。玛雅人这样的墙体，正好给了雕刻艺术家们施展雕刻技艺和才能的机会。仔细观察那些玛雅神庙的檐壁画，你会发现它们手法精湛，内容丰富，颇具情趣，其艺术成就不亚于古希腊和印度的壁画。通常来说，中美洲古文明的神庙都没有柱子，墙就是柱子，但也有一些墙体上具有女神像为柱子的形式。当然上面的雕刻不是希腊的女神，而是蛇神。在当地的信仰与传说中，蛇是一种神圣的动物，被奉为图腾。

印第安人在建房时不使用石灰等粘合剂，但是让人惊讶的是他们的建筑物却可以抵御蔓延的树根对它造成的极大破坏。树根无处不钻，只有坚硬的花岗岩才能阻止这种蔓延的力量。当最后一位心存原始信仰的美洲人也皈依基督教之后，美洲本土的神灵便被彻底扔到了一旁，那些原始神灵的

那都儿绘图文书

鹿皮，约1350年，19×25厘米，出土地：墨西哥

这种编年史式的绘画描绘在鹿皮上，阿兹特克人把鹿皮连成带状，涂白折叠成形似屏风的册子。这种绘画编年史主要分为两种，一种为记载神话与礼仪，一种则是记载王室家谱和历史。这些幸存的文件对人们研究美洲的文化十分珍贵。





死神头像

玛雅人祭坛上的石雕，发现于洪都拉斯的科潘，约500—600年，37×104厘米，伦敦人类博物馆藏

这是一个死神的头像，原雕刻在一个祭坛的正面，是玛雅文明全盛时期的作品，这个恐怖的形象令人想起玛雅人以活人献祭的骇人的宗教仪式。据资料记载，每年有10,000—20,000人死于这样的献祭。

雕像也只有在原始森林中才能被发掘出来，就像婆罗门浮屠[®]与吴哥窟一样。

没有人知道，古代的印第安人是怎样将那么多巨石挖掘出来，并运输到那些偏远的地方的，他们又是怎样达到那样的雕刻效果的。我们对这一切知道得不多。知道的人，要么已经作古，要么早已记不得祖先的光荣了。在白人入侵之后，当地的土著民族受到了屠杀与压榨，同时还受到了文化上的侵略，他们开始采用白人的技术，按照白人的图纸编篮子、烧制陶器，常常都能有所改进，所以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在工艺中加入欧洲的风格，这时的美洲艺术已经不是纯粹的本地工艺了，而且本地人也不在美洲当家作主了，虽然他们还可以苟且地活在那片土地上，但已经没有尊严可言了，他们沦为贱民，依靠白人的恩赐而活着。很明显，集中营不是发展艺术的理想场所，更谈不上形成一种别具一格的艺术了。

就艺术而言，美洲大陆的横空出世对欧洲社会没有什么贡献，但是因为它的出现，却改变了欧洲的经济结构，于是间接促成了欧洲16世纪的重大文化变革，这种变革又引发了艺术各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意义深远、影响巨大的。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如果没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社会的中世纪生活方式就不会在那个时候结束，因为哥伦布的远航并不是欧洲中世纪生活方式的丧钟。实际上，不论有没有美洲的出现，也无论新大陆对欧洲有怎么样的



掠夺南美新大陆

西班牙塞维利亚小教堂祭坛背面的群雕

西班牙人征服南美之后，大量的财富源源不断地从南美运往西班牙，西班牙因此成为全欧洲最富裕的国家。这是塞维利亚大教堂祭坛的背面，这些用黄金制成的群雕一层层、一束束呈瀑布状垂挂下来，覆满了整个墙壁。

影响，哥特式艺术都已经油尽灯枯，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而与之相配的绘画、歌唱、饮食、服装也走向了末路。

哥特式艺术是垂直流线型艺术，当我们一听到哥特式建筑一词时，也许脑海中马上就会自然地浮现出尖的拱顶。但这并不是哥特式艺术的全部，它只不过是一种表现形式。人们有一种潜意识的欲望，就是要把一切东西都做成尖形，如针尖、刀尖、尖顶、尖头及芦秆形，这些尖状物的词汇在字典中还有许多。后来，发展到把所有的帽子、饭锅都做成了尖顶。这种对尖顶的钟爱，在人类社会一直持续流行了几个世纪。人们还依据芦苇形做了不少试验，应用到各个方面。最后是穹形窗户，做得又高又尖又窄，仿佛那不是窗户而是墙间的狭缝。很快，妇女们的帽子也赶上了潮流，做成高高的尖顶，与加尔都西尖塔比起来也不逊色，两者都是又高又尖的东西，而且十分耗费材料。当然后来还有不少稀奇古怪的尝试，在这里无法一一陈述了。

新的事物必然会出现，这是不可违背的自然法则。而新事物经过全盛的荣耀之后，又会无奈地流入滑稽可爱的境地。那么出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新事物，这也得依赖于经济状况。试想，如果把菲迪亚斯或米开朗基罗流放到格陵兰的某个偏僻的小村庄里，纵然他才华横溢，也不可能有所作为。在苦寒之地，能否生存尚令人担忧，更别说到进行大理石的雕刻了。如果切里尼长期呆在大草原的一块小绿洲里，离群单居，远离雇主，也没有所需要的宝石，那么他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出色的珠宝工艺师，说不定倒是可能成为一个珠宝窃贼。可见，在社会活动中，经济条件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而美洲新大陆的出现，在这方面充当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对欧洲社会的影响最主要的是经济方面的刺激。它造就了一个富有的阶级，而这个阶级又肯出钱在艺术上投资。他们赞助艺术发展的劲头，即使和中世纪的教会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公权贵相比，丝毫不落下风。

当然，这样的变化也决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在

新兴的商人阶层

格奥尔格·吉什肖像，画布油画，
霍尔拜因，1532年，96×86厘米，
柏林国立美术馆藏

随着中世纪商业及城市的复兴，商人阶层得以兴起。新兴的商人阶层对艺术产品的需求使艺术领域有了新的变化，促使更为自由和个性化的艺术思想出现。这是中世纪一个商人的肖像，他正在自己的商人事务所处理事务，手边还有印章、量具、信件、笔等必备的物品。这位商人是画家的一个朋友，他的很多商业伙伴也都是霍尔拜因的雇主。



一些国家里，封建贵族的势力并没有即刻土崩瓦解。在另一些国家里，尽管新的经济体制引进了几个世纪，教会的力量依然异常强大，势不可挡。但是，新陈代谢是自然界不可逆转的规律。最终，新兴的富人阶级还是占了优势，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财富，让世界彻底变了样。就连以前生活在封建城堡阴影下毫无地位可言，小心翼翼、唯唯诺诺的小人物，现在也在经济上独立了，他们又重新获得了尊严，并且也开始需要艺术了，他们让艺术家为他们的生活提供具有欣赏价值的艺术，来帮助他们更体面地活着。而在以前，艺术对这些人来说，是高高在上，需仰望才见的圣物，就像在其它方面，他们对“主人”的态度一样，低三下四，言听计从。但随着他们在银行里的存款数额的不断增加，对“主人”的态度也逐渐起了变化，艺术也从高高的神龛上落了下来，成为他们手中的玩物。于是，艺术活动有了新的内容。在人类历史上，几乎可以说这是第一次艺术在为大众服务，或是坦率地说，艺术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艺术家们为了迎合大众的趣味而工作了。

没有人认为这样会对艺术的发展有什么坏处，虽然这种大众趣味也许并不怎么高雅，或者有时这种趣味极其糟糕，俗不可耐，甚至有时是很可怕的。也许在今后的几个世纪中，这种可怕的艺术活动还将继续下去。不过，有利的一面也出现了，那就是艺术家不再是跟在贵族身后要钱的可怜角色了，因为艺术的赞助者出现了，即第三种力量。这帮人里包括了实业家、农场经营者、商人等，他们从海外交易中获得了让他们也意料不到的高利润，在赚了一笔又一笔的钱之后，于是他们带着鼓鼓的钱袋来到艺术家的工作室里，趾高气扬地说：“现在我需要一幅画，要把我画得比贵族还气派。好了，你可以开始，这是钱。”

16世纪的后半叶，即文艺复兴的后期，这种“新锐气”势不可挡，那时社会上新的购买力声势浩大，人们争先恐后地订购那些价格不菲的原材料，而那些从旧时代过来的艺术工匠，都是积累了多年艺术经验的一流好手，他们用其高超的技艺，将那些昂贵的原料制作成为了精美绝伦的家具和装饰品，诸如衣柜、桌子、椅子、床、烛台以及书架。这些物品理所当然地都成了资产者家中不可或缺的设置，它们与主人的家庭十分协调，似乎它们被制造出来的意义就是应该被摆在那里。

当然，这种暴发户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今天我们住进文艺复兴后期的豪华宅第里，也许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这些居所之中渗透着一种过分夸张的华贵庄严的气氛，各个房间、各个角落都仿佛力求表现出一种宁静的庄重。使人感到一种精神上的紧张感，好像再过一两个小时，法国国王就会

亲自率领着他的4000名大臣以及皇家仪仗队浩浩荡荡地驾临这座“中产阶级”的豪宅。试想，被这种氛围所笼罩的房屋，今天的人们怎么能够忍受得了呢？但在那个年代，正是这种贵族氛围，造就了一个个显赫家族。当时的那些发了大财的家族们，竭



盐盒

切利尼，雕花黄金、珐琅、黑檀底座，
长33.5厘米，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藏

这是切利尼为1543年为法国国王制作的金制盐盒。精制的工艺、贵重的黄金与黑檀材质反映了当时家俱的流行时尚。



托莱多的埃利诺及其儿子的肖像

油画颜料绘于画布上，1545年，115 × 96厘米，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藏

布隆齐诺是16世纪中叶颇具代表性的宫廷画家，他冷峻优美的矫饰主义在当时的宫廷和贵族中颇受赞美，他也因此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风格主义画家。通过他为贵族们创作的数量繁多的肖像画，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贵族们的形象，他们的魅力以及优雅举止。这幅肖像画毫无争议是画家最著名的肖像画，描画的人物是美第奇家族的当权者科西莫的妻子。画作以压倒性的力量表达出埃利诺的地位、非凡的气质和超绝的美貌。画家将有大量金丝凸起花纹装饰的衣服描绘得极为出色，为我们欣赏文艺复兴时期的华丽服饰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公主肖像

委内瑞拉兹画了许多张小公主的画像，他饶有兴趣地用精妙的色彩表现她的服饰，通过他的描绘我们能够了解到16世纪贵族服饰的特点。

力追求着这种气氛，他们花大钱搞来艺术品，把家里布置得像王宫的样子，他们想尽办法让别人以为他天生是一个高贵的人，而忘记他们的祖先只是一天只吃一顿饭的农民。就连他们的家奴，也都摹仿着舞会上年轻爵士们的高贵风度，向尊贵的国王敬上一杯芳香浓郁的威士忌。

今天，生活在1937年的美国人几乎不可能体会到1537年人们的心态，为什么那时的人们把他们原本应该多姿多彩、真实鲜活的生活搞得那样刻板而规范、毫无生气？现在的人们，深恶痛绝一切正儿八经的东西，我们做事喜欢标新立异，突破束缚，其实我们已经超出了

了规范。但是在欧洲却不尽然，在经历了长达200年的动乱与革命之后，欧洲的社会生活仍然延续着老一套的模式一成不变，婚丧嫁娶、待人接物、生离死别，今日重复着昨日的故事。有人认为，欧洲人的生活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有关，是凡尔赛宫廷生活影响着17世纪人们的生活态度与习惯。因为那个世纪同时也是巴洛克艺术风靡的伟大时代。不过我却不这样看，巴洛克风格盛行应该是更早的一些事情，这应该归结为文艺复兴时期的遗韵余波，这种旧势头威力犹存，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去关注的，所以每个人都好像生活在游行队伍里一样，周围的邻居都盯着你的一举一动，如果不小心礼仪上有什么不妥，就会成为第二天各家聚会时议论纷纷的话题之一。要是你的行为比较过分的话，说不定还会给整个城镇带来不小的震动，城里的各个沙龙都将围绕你展开议论。

这种可怕的沙龙，即会客厅，在欧洲多数家庭中你都会见到，那是一个通风不畅，令人窒息的空间，窗户常年不开；为了遮挡住外面的光线，主人好像从不拉开那厚厚的窗帘，手工精巧的露西大婶刺绣的漂亮沙发坐垫，因为时间的洗磨，已经有些褪色了。当你第一次到这里拜访时，领你进屋的主人一定礼数周全，正正规规。

曾经有一年，波兰大使去拜会威尼斯共和国的大议会议员卡萨·爱匹希仑伯爵，就曾受到了隆重的接待。这位伯爵在大运河畔的宫殿大厅中接见了波兰大使。这一次会晤，完全就是一次哑剧表演，剧中的每一个人都按着自己的地位与身份按部就班地完成每一个文质彬彬的动作，毫无疑问，他

们都是敬业的演员，每个人举手投足优雅高贵，这种经典的场面可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轻易观摩的。这一幕绝对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喜剧。而那些充满了装饰的豪华座椅和沙发，还有做工考究的镜子，映照着那个时代大工艺师制作的时髦吊灯。在今天我们所住的单元楼房里也派不上太大的用场，而在当时却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而且被以昂贵的代价制造出来。那时，还设计出了一些奇装异服，更使得喜剧演员信心倍增。

紧身瘦长的哥特式风格服饰被淘汰了，靠瘦削的衣服来体现身材的时代也告一段落了。文艺复兴时期平等的流线型服饰取代了中世纪垂直的衣装风格。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在肩上披上了一层厚厚的丝绸锦缎或天鹅绒。而贵妇人为了显示自己的高贵风度与衣着风尚，在她们的紧身胸衣里又加了很多的棉布衬子。我不擅长描绘这种事情。也许你小时候在家里的阁楼里乱翻时，会在衣架上看见过一个样子滑稽可笑的衬垫，这是祖母早年的东西，出于无聊的好奇心，你一定会去问你那位慈祥的祖母那是什么玩意儿。后来才知道，那是祖母年轻时穿裙子时的裙撑。上个世纪70年代的姑娘们如果要穿裙子必须要用上这个东西，它可以突出身体的一部分，显得更加地丰满有型。可是今天，风潮又变了，我们不喜欢那种丰满状了，竭力保持身体的平直型。16世纪的裙撑是种很荒谬的装饰，使髋围成了一种roulade（肉卷）型。这使得那个时代的裁缝做裙子要多费许多的布料。当然，这对纺织厂老板和那些最富有的、颇具影响力的政客是求之不得的事。几年前，法国的成衣商曾经试图再次兴起这种十分耗材的着装式样，以振兴里昂市^⑤急需刺激和促进的纺织业。但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却对这个式样的复兴并不感兴趣，他们拒绝了这种旧式样，因为它的袖子像个棉花卷，比一般的衣服多出4倍的尺寸。穿着这样的衣服，连相貌最普通的妇女也会显得与众不同。

我们拒绝繁琐，喜欢自然朴素。当前这个年代的姑娘和年轻主妇们有别于文艺复兴时代和巴洛克时代的同龄人，她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兴趣与喜好。她们知道自己应该充当什么角色，才能使自己有光明的前途。她们既要尽到家庭里的责任，同时也要扮演好社会里的角色，做个时尚的领导者。现代人的智商和财力不可低估。过去的那类妇女几乎销声匿迹了，就像绝迹的渡渡鸟和恐龙。当然，现在也有这个时代的流行风潮，比如无论面对什么听众，电台播音员张口就是“女士们、先生们”；而十六世纪的伟大画家提香和他的同行们笔下的金发朱诺成了人们嘲笑的漫画；流行电影中充斥的是变性的女英雄。

文化复兴时期的艺术，已经从我们的地球上慢慢远去了，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再寻觅到文艺复兴艺术的踪影，它是否真实地存在过都成为了我们心中的疑问。但毕竟那个时代的一些大师的少数杰出作品还保留着。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作为一种历史的回忆与纪念，再通过历史的乔装改扮，它们通过历史的奇特安排与方式而流向了新大陆。

新大陆的黄金使欧洲能够致力于社会变革的进一步加深，也有利于艺术活动的新形式。美洲的财富影响了一代人的艺术趣味，也产生了一批欧洲的文艺作品，今天，美国的财富又使这些艺术珍宝远离欧洲，让它们归于美国的腹地。

① 岛上煮人肉的锅：典出于《马可·波罗游记》，书中说在中国海中有一个岛名叫Zipangu，岛上的居民有吃人肉的习惯。后人判断马可·波罗所说的那个Zipangu应该是日本。

② 阿尔昆人：加拿大印第安人部落。

③ 莫霍克人：北美洲的印第安人部落之一。

④ 婆罗浮屠：印尼爪哇中部佛寺石塔遗迹。

⑤ 里昂市：法中南部城市，欧洲主要纺织品产地。

第三十章 新音乐的诞生

伟大的荷兰乐派

我一直在绞尽脑汁地思考，用文字如何对音乐进行清楚的描述与介绍。到现在为止，我依然感到力不从心。可是，音乐作为艺术最重要的领域之一，我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在这本书中把它忽略跳过的。

比之前我提到的建筑与雕刻或是绘画来说，音乐是最难描述明白的了。假设我要比较帕特农和婆罗门浮屠两者的雕刻特点，我完全可以展示图片，并且附上文字说明。如果你还是将信将疑，或是不能想象出那些艺术品的风貌，那我还建议你去买一张船票，亲自到古文明的遗迹上去瞧一瞧。

可是音乐我在书中怎么展示呢？如果不演奏，它便是死亡的艺术。也许把乐谱写出来是一个办法，不过这一招可能会导致一些读者的抱怨。我知道，在图书馆的阅览室中，偶尔会看到一些人拿

着贝多芬的交响乐总谱或是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乐谱，读得津津有味，如饮琼浆。那份怡然自得的愉悦和轻松就像棒球球迷看得分记录表，了解在1879年哪位著名的投手得分最高一样。但那毕竟是少数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人才可以做到的事，对于广大的人们来说，要对音乐做出评价，就必须亲耳聆听那段音乐的演奏。

现在关于古代音乐和中世纪音乐，市面上有几套非常好的唱片。我相信，



音乐的力量

扬·斯滕，画布油画

这是荷兰的一个普通中产家庭，年轻的女士在弹奏大键琴，一个少年正要取下挂在墙上的三弦琴。画面传达了一种宽松而自在的氛围，也表现了当时荷兰音乐的兴盛。

那些致力于音乐研究的教授们为了赋予古希腊和希伯来音乐以新的生命，他们会竭尽全力的。在听过这些唱片之后，我已经感到了那从远古传来的声音，这必须要感谢音乐家们的努力。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和三千年前德尔菲或耶路撒冷听到的声音完全一样。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身独特的艺术形式，音乐、美术、建筑等各个方面。不管我们下多大的功夫，而且我们确实曾经尝试过，结果总是不能捕捉到过去时代的艺术精灵。也许你和我一样，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听到一支老歌的时候，会联系到过去的某段时期，在音乐的渲染下，那过去的记忆是那么的生动，也许这正是音乐的魅力所在，它会轻易拨动每个人的心弦。但如果我们想去领略逝去时代的艺术神韵，那么这种希望是十分渺茫的，毕竟那些声音离我们太过遥远了。而且，时光一去不复返，重返古代艺术，那只是一种美好的设想罢了。我们不妨看看周围，有许多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不少中世纪的教堂建筑，至今人们仍然保留着它们的设计图纸，就算有一些教堂没有图纸被保留下来，或是教堂本身已经被毁，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去原址上仔细丈量，再花时间分析其建筑设计特点。最后，我们便可以按原建筑的样子在我们自己的家乡重建一座一模一样的仿制品。然而这就是我们所想要的古代艺术吗？表面上，家乡里的教堂和欧洲中世纪哥特式教堂毫无差别，可无论是选用材料、建筑工艺、内部设备都十分现代化，换句话说，它本质上是现代建筑，只是披上了一件仿古的外套罢了，这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就像好莱坞临时搭建的荷兰风车一样。如果我们还有富余的钱，我丝毫不会怀疑人们可能会在大草原上再造牛津大学或是剑桥大学。如果那样，结果真是不堪设想，就像我们在世界博览会上，或是在百老汇餐厅里偶尔见到的“古巴黎”复制品一样。而我个人认为，音乐受时间与地域的影响，比绘画艺术所受到的影响更大、更明显。我偶尔喜欢搞一点恶作剧，建议匈牙利乐队去演奏美国爵士音乐；另外，我又劝美国舞蹈乐团去演奏卡尔达什舞曲。我的恶作剧成功了，但如果你听完之后，会感到十分遗憾。他们的演奏既让人可笑又让人伤心，世上看似最容易做到的事情，他们都难以做到，至少他们都是受过专业音乐培养的演奏艺人，乐谱就摆放在他们的面前，节拍速度也标注得十分清楚，演奏人员也像现代所有的乐队一样，对自己的乐器了如指掌，从理论上说，他们完全没有什么理由演奏不好新的曲目。但事实上，《迪西克的真情》变成了《布达佩斯的谎言》，《断弦》变成了《老萨克斯风的呜咽》。

因此，我想大家现在应该明白了，我的担心不是杞人忧天了。因为在谈起真正中世纪音乐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无法预料的困难。首先，我们这些生活在1937年的“现代派”人士，在听到“音乐”一词时的反应就是以乐器为主的旋律，而1337年，即产生纪尧姆·德·马肖^①创作的《新艺术》的年代，所谓的音乐，其实就是唱歌的意思。

当然那个时代也有少量的乐器，比如风琴、风笛、弦乐还有一些制造噪音的游民身上的那些不值一提的古怪乐器。有种风琴在演奏时需要用手打击键盘，一个音符打一下。可以想见，在那个时代的音乐会上，除了游吟歌手在即兴演唱之外，还会有几名非专业的乐器师伴奏，他们可能是小镇上的鞋匠或是小店老板，他们吹着风笛或是演奏着手摇风琴，也算是当时一种多彩的娱乐活动。那时的歌唱比比皆是，有些优美的音乐，人们随口唱出，唱过之后就忘得一干二净。但是现在这种歌



纪尧姆·德·马肖肖像

这是纪尧姆·德·马肖同时代的人为作曲家描绘的肖像，也是现存最早的作曲家肖像画之一。



手摇风琴今天已经鲜见，但在西方曾经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乐器。右上图是欧洲街头曾经十分常见的一景，流浪的手摇风琴手在演奏，一群孩子围着他翩翩起舞，这欢快的音乐给单调沉闷的日子带来片刻愉悦和轻松。

唱的形式差不多已经在西方销声匿迹了，我们即使想恢复，也是难于登天。

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只有一种宗教信仰，即基督教。而且欧洲各个地区虽然略有差别，但当时总的社会结构与经济情况都相差无几。因而，他们有着相同的信仰、相似的感情，在修造教堂、绘画、音乐等多方面都表现出了共同的情感与心愿。他们的感受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出来，质朴而真实，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当时他们很容易做到的，如今我们已经不可能做到了，矫情、伪饰早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通病了。

上面提到的纪尧姆·德·马肖，是卢森堡一个名叫约翰的人的一个秘书。这位约翰先生是中世纪一个强势家族的成员之一，这个家族在外人看来多少有一点不正常，欧洲几乎所有的王朝都是这个家族建立起来的，而且这个家族差一点就在中欧建立起一个国家，疆域包括了德国和奥地利。早在1350年，纪尧姆·德·马肖先生就深刻地理解到了，人们表达真实的内心世界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他留下一句箴言，极为准确地说明了艺术创作的真谛，可以算是他送给我们大家的一句至理名言。我认为应该找许多坚实的花岗岩，把这句箴言刻在上面，并把这些石块摆在所有的艺术院校及音乐学院的大门前，箴言翻译起来比较困难，很难说翻译后的语言是否能像原句那么有感染力，我先在这里直接写出原来的诗文：“Qui de sentiment ne fait son det et son chant contrefait” 那句箴言翻译过来后的大意是：“倘若你感觉不到内心的烈火在燃烧，或是你无法确定是否对要表达的事物有深切的感受，那就不要匆忙地进行创作和作曲，否则，你的所有作品都将是彻头彻尾的假话。”

在这一点上，中世纪的音乐创作做到了，各种非常强烈、非常深沉的感情充满在人们的内心里，少数受过美术专业培养的人可以用雕刻和绘画表现出来，但大多数普通人便会用歌声发泄出来，人人都可以用歌声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他们有时高声歌唱，有时小声轻吟，可以在劳动之余，也可以在家庭聚会中，随兴而为。中世纪的歌声总是畅快淋漓，十分尽兴。

不过，我估计现代人如果听到中世纪的那些纯自然的歌唱恐怕会难以接受。毕竟现代的人们已经受到了正规的音乐教育。在18世纪时，人们创造了音乐的和声，并且在过去的二百年里，我们已经慢慢习惯了有和声的音乐，即使你不是一个音乐专业人士，但平时的生活中所接触的音乐，已深入你的审美意识，而中世纪那些没有和声，随口乱唱的歌曲，一般人是根本不能理解的。他自己写

歌自己唱，音乐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多的教条，只凭他们的心情就可以创作一首歌曲，这就像爪哇东边的巴厘岛上的土著人一样非常喜欢演奏佳美兰，让我们去听的话，那简直让我们摸不着头脑，一头雾水，完全无可奈何，但也只好自认了。

不过，中世纪时并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是人们随心所欲的产物。对于教堂里的赞美诗，人们无权选择，也不能随随便便地乱唱，在吟唱圣诗时人们必须循规蹈矩地唱好每一个音，当时教廷只允许用一种平淡的调子来吟唱圣诗，这种调子据说是流行于基督教早期的格列高利圣咏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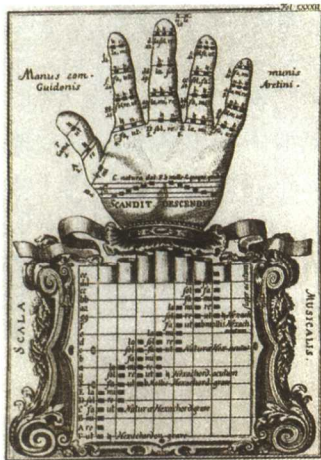
但教廷的这种规定并不能完全阻止音乐革新的进行，即使是教堂这样的地方，也无法阻挡外面的改革悄然而入，在不知不觉中，民歌的唱法被慢慢带入了教堂，这就像今天的爵士乐已经进入美国的交响乐之中一样，权威们对此也无可奈何，而在这一次音乐碰撞中，我们的那些感情丰富的黑人朋友完全征服了老态龙钟的旧音乐。当时的宗教咏歌也是如此，昔日平淡乏味的格列高利圣咏摇身一变，成为了新感觉的变调圣咏。

后来，音乐的记录法也有了新的进步，在去掉了陈腐、繁琐和冗长的名称之后，阿雷佐的多手记谱法为各地音乐家所接受，并很快在世上广泛流行，在当时看来，这种记谱法对欧洲人来说是最简单易懂的，在国际上也蔚然成风。此外，还有一些与音乐艺术本身毫不相关的事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这门特殊的艺术形式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与促进。

中世纪时期，欧洲群雄割据，有不少实力强大的诸侯，完全可以建国称王，一些有思想的王公贵族，他们除了在军事、经济实力上加紧积累之外，还注重在政治宣传上做比较全面的准备，所以开设学校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可以培养新的人才，一方面可以树立他的威望与形象。于是，那些极具潜力的年轻歌手们有机会得到培养，之后他们还有机会成为这些王公们的小祈祷室里合格的歌手。与此同时，行吟诗人与流浪歌手以他们的才华，在解除音乐禁锢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城镇的小广场上或是街边的角落里，越来越多的民众被这些流浪歌手的音乐所吸引。由于教会里过于严肃，使得他们很不自在，望而却步。所以这些轻快有趣的流浪歌唱，反倒比听到沉闷的教会圣诗愉快多了。

艺术学院如果想要办好，就应当注意以下两点，这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这两方面的培养情况相同：一是要求教师要善于发现，能够抛砖引玉；二是学生们必须聪明机智。尽管这两项条件

由于女性不能参与宗教仪式，男童合唱在基督教仪式中有近千年的历史。多调音乐兴起之后，男童声在合唱团中充当女高声的最高声部，成年男性唱出女低音和男中音部。这是维也纳男童声合唱团在演出。



圭多手

阿雷佐·圭多发明了一种六度音阶的记谱方式，音乐才渐渐变得准确和规范。这是被称为“圭多手”的装置，由圭多设计，用来表示音的高低。

